



第十九章

瞎猫與我

說點我自己的事情吧，這與瑪拉寇斯無關，無論如何也算是我人生中的大事。

我們家養過一隻公貓，取名「拾得」，這和當時流行於美國嬉皮間的禪詩詩人寒山，拾得一點關係也沒有，純粹是這貓乃拾而得之的，因為此事前後超過了十二年，且許多人知道，不得不以單章記之。

那時我們一家四口算是生活平靜，兒子剛剛服完兵役，業已找到相當合適的工作，吾妻則專心國畫的工筆花鳥，女兒剛滿二十歲，此乃民國六十七年的事。有一天女兒回家抱著一隻很小很小的貓，吾妻

和我都很不贊成養貓，住的是公寓式房屋，貓，雖然不需要帶出去散步，但寵物出入很不方便。女兒說，就算做她二十歲的生日禮物吧，這麼說了誰還敢拒絕，就這樣四口之家便多了一口，祇是小小的一口，但添來的麻煩卻是大大的多。

拾得並非從小就是 Trouble Maker，牠開始時很討人喜歡，牠會自己找貓沙解決牠的如廁問題，也會走到牠的餅干盒和飲水碗前解決牠的飲食問題，無論飲食還是排泄，事後都會把自己或便便之處加以清理掩埋，若是對牠自己用「潔身自好」形容之恰如其份。且懂得抓毛球玩玩，學習在森林裏的捕獵技巧，表現牠將來長大足以抓宵

小、理治安，讓我對牠寄與厚望焉。

不期沒有多久，牠的表現有了轉變，一開始時是把飲水的杯子踢翻了，這已經使我勞動很久才能恢復原狀。隔沒多久，牠竟在放貓沙處的對面大聲吼叫，我以為牠有什麼超能力看到異物了，急忙走過去發現無任何事發生，只不過屎尿把牠憋急了，我提著脖子把牠往沙盤內一丟，牠不叫了，乖乖蹲下後腿便便，然後用貓沙掩蓋排泄物時，把貓沙踢在沙盤四周。沒有養過貓的人可能不明白上述事情的嚴重性，待女兒下班回來，把真正情況告訴她，女兒的第一個反應是驚訝地叫：

「難道，拾得瞎了！」

不幸被女兒言中，由於女兒要上班，次日只好由我帶著拾得，到離家最近的一家寵物醫院看病。原來貓狗看病也得填寫病歷表，甚且比人類看病填寫的更詳細，除地址電話、姓名、性別之外，還有「品種」一欄，拾得是一般常見的虎紋貓，兩隻耳朵和四隻腿爪，以及尾巴的顏色都不相同，因而最少我知道牠並非系出名門，稱牠為「土貓」似乎不合適，乃在品種欄中填為「中國貓」。想不到那位獸醫先生看到這一欄，不去看貓，反而用奇怪的眼神問我：

「你怎麼知道牠是中國貓？」

我真地無話可答，只能支吾地說：「因是女兒從垃圾堆那兒檢來

的，想來是土貓吧？」

「你不能用中國貓，更不能用土貓。」他順手把中國兩字塗去，改成「雜交」兩字，這，我才學會諸凡土狗、土貓之類的，都不能算是中國的，只能用「雜交狗」或「雜交貓」呼之。接著獸醫再問：

「牠那裏不舒服？」

「牠瞎了。」我答

獸醫先生把輕撫貓背的手抽回，再度抬頭用觀看異類的眼神問我：

「你怎麼知道牠瞎了？貓會瞎嗎？」

好奇怪，人都會瞎，貓為什麼不會瞎？而且判斷一隻貓瞎還是不瞎應是醫生的責任，怎麼反而問我呢？

「你可以測驗一下牠的視

力。」我建議。

獸醫一聽此話立刻站了起來，我也向四周看了下，倒是沒有張貼視力測驗表，或許他有測驗貓狗視力的特殊方法吧？沒想到他的回答十分乾脆：

「抱回去吧，瞎不瞎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要不要給牠開點眼藥之類的，總不能讓牠再這樣瞎闖下去，瞎闖久了，總會出事的。」

已經準備離開的獸醫先生，又轉回了身，盯著我看了一下，彷彿心裏在磋磨著我這個人問題出在那兒，他說：

「你帶牠去看看眼科，要不然，索性帶牠去看看精神科。」他擺出一幅不再理會我的態度。

就這樣，我們家養了一隻瞎貓。

誰會想到家有瞎貓也會成為新聞呢？吾妻的、兒子的、女兒的以及我的同學們，朋友們都知道了這件事，鄰居們更是無人不知，甚至他們的兒女還帶著同學，以及同學的同學到我們家來看瞎貓。

倒是瞎貓很合作，想看牠的人一定可以看到。牠最喜歡坐在電視機上，擺出一幅最漂亮的 Pose，不知內情人士一定不知牠是一隻瞎貓，甚至不知道是我們幫忙牠坐上去的。可瞎貓一旦坐在電視機上，擺好了 pose，牠便以為眾人看的不是電視裏的連續劇，而是看牠呢？

真地，瞎貓的最令人難解之處，在於牠永遠以為牠自己就是電視的主角，大家圍著看的不是明星，而是牠。

我們家最年輕的人也超過二十歲，對家有瞎貓而浪得虛名一事，無人願享受那份虛榮，對我來說簡直可用「痛苦」兩字描寫了。有一陣子我恨透了那隻貓，恨不能用根繩子勒死牠，這，當然不可能得到女兒同意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實行的。無可奈何之下，我想出了一個給自己做心理治療的妙方，而剛好辦公室裏又有位同事，他的素描基礎很好，偶爾隨手塗鴉幾幅漫畫，又蠻有創意的。於是有一天談天時跟他說：「詹兄，我倆共同寫一本書如何？」此話一出，沒想到對方的

反應出奇地熱烈，急著問：

「什麼書？是有關氣象，還是有關星星的，我都有興趣，我一直想參加製作科普讀物，我認為馮兄的那些書，如果配上合適的插圖，效果會更好……」

「不是啦----」我說：「跟科普毫無關係，我想寫一本叫做----」那書的名字我根本尚未想出來。

怎麼辦呢？人家這麼熱情配合，總不能說我只是在做心理治療吧。思索了下終於回答他：「書名是『吊死一隻貓的九十九種方法』，書名可以嗎？」

老詹大約四十歲，但他聽了書名之後臉上的表情，如同十四歲的

小男孩第一次看見一個三十歲的女人，脫光了衣服站在他眼面前一樣，「吊死一隻貓的九十九種方法」真有那麼大的震撼力嗎？

既然如此，就用這個書名開始編故事，主要是求取心理平衡。我輕拍了一下詹兄的肩膀，以鎮撫他被震撼了的心情，並說：

「好，就這麼敲定了，我們各自準備吧。」

仔細想想，不止是恨瞎貓，而是要恨普天之下所有的貓了。貓實在是所有動物之中最怪異的，難測的，自大的，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胎。我計劃中的那本書每一章分成三大部份：

第一部份，必須吊死牠的理由，這很多，絕對會超過九十九種。

第二部份，必須慢慢折磨牠以後，才能准牠斷氣，且不能用「吊」之外的其他方式，此乃原則問題，儘管得多花一點腦筋，也得堅守之。

第三部份，繪製配合內容的插圖。

那些日子中，我是說一面忍受清理貓沙的惡臭，一面策劃書中內容的日子，的確過得還算正常，因為我已經明白，必須心安理得才能坦蕩蕩接受現實，現實極為殘酷又非人力可以改變，既然已經陷進去

則先學會接受現實，其餘的容後再說。

一個人若不斷地給自己做心理暗示，的確會使自己相信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真理。我認為如果世界允許有吊刑，則最先應該吊死的當然是貓。貓很虛偽，牠偎在你懷裏使你以為牠很需要你，其實任何一點風吹草動，都會引牠逃開以保護牠自己，根本沒有把你放在心上。貓偽裝為哲學家，牠靜靜坐在那兒思考，你以為牠必會悟出什麼道理，其實沒有，即使有，牠也不方便告訴你，因為牠悟出的道理無非是：「人，是一種極容易受欺騙的動物。」你想，牠能說嗎？貓總是以明星自居，以為隨便走到那兒，坐於何方，都有開麥拉跟著，牠走出

或坐出好看的姿勢，不輕易讓你看到牠如廁的樣子，怕你拍了穿幫照片登在狗仔刊物壞牠的名聲。

貓，若是你仔細研究牠的目光，便會知道牠是冷漠無情的動物，常常用不屑的眼光看你，逼得你簡直是無地自容。牠不管到任何地方，都以主角自居，穿堂入室，彷彿那門、那桌、那花瓶、那煙灰缸，甚至抬燈燈罩旁的總子，都是為牠而設的，四周走來走去高大牠好幾倍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都是牠的跟班和僕從，只在需要你服務的時候才招呼一聲。這與鄰居們養的狗做比較，簡直是天上人間，狗，恨不得生出兩條尾巴以討好主人，貓呢？不止是目無餘子，根本就是目中無人。

總之，我構想的內容，快要接近九十九條，亦即「吊死一隻貓的九十九種方式」快要付梓了，而一九九〇年，拾得死了，算是猝死。女兒為此還流過眼淚。

我呢？也不能總是口是心非，應該實話實說，我也不無遺憾，因為再等個十章、八章的，我的書便完成了，拾得這樣猝死，缺乏了創作的原動力，書名攤在那兒，可是欲書寫內文的筆卻有如千斤之重，舉不動了。

這樣，能不憶瞎貓？能不憶瞎貓？